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 第六回 想美人燈下看圖 觀龍舟橋上爭氣

馬昭容前日蒙樹春贈銀五十兩救他父親出監，回來思念，欲拜謝大恩，奈未得其便。那昭容善繪丹青，只得將樹春容貌描掛在堂前，朝夕焚香禮拜。若說樹春雖然後來榮華富貴，伴駕大臣，怎經得母女父子三人朝夕禮拜？若是他人，拜亦無妨，那馬昭容乃是一個皇后娘娘之位，每日禮拜，柳樹春哪裡消受得起？雖不至損命，然而小小減磨，卻也難過。此話且按下一邊。且說藩王花千歲，昔日徵敵有功，得勝回朝，萬歲君王十分大悅，慶幸無比，文武各官盡皆懼怕。只有一子名叫花瓊，字子林，倚仗父勢橫行無忌，人人畏懼。一聞花子林名字，老少驚慌，男女膽戰。還有一件愛好，平生心性，恰不貪花慕色，絕卻花街柳巷，最愛耍弄拳法。請了兩個教師，一個姓宋名文采，綽號鐵金剛；一個宋文賓，綽號鐵門門。兄弟二人，拳棒精通，花少爺一同聘請在家，傳授他的拳棒。每年一人薪金八百兩銀子，逐日吃的好，穿的好，若出門之時，聞說花少爺的拳師，哪個不懼花少爺的豪勢？督撫官兒，逢時值節，俱皆備送禮物；司道各官，盡皆迎奉；知府州縣，文官武職，大大小小，他要長要依他長，要短要依他短，不敢一絲違拗。

如今打發人到鎮江地方採辦二十四雙龍舟，限日完竣。那舟中排設，都是奇珍異寶，水晶玳瑁，珊瑚瑪瑙，結就欄杆圍繞。五色樣的綾羅綢緞，做了旗幟華蓋，各式新奇，諸般巧妙。敲鑼播鼓，吹筒掌號，說不盡的富貴之象，非凡可比，鎮江府整備停當，委了差官，讓送到姑蘇而來。選了四月六日，要把龍舟在南河試演。那看鬧龍舟的男女老幼，預先僱了船隻，聽候觀看。不說嘉興城內城外，就是外縣各鄉各鎮，十有七八，趕頭陣早到；亦有先前幾日，邀請新舊朋友來家等看的。說不盡嘉興地方鼎沸傳言。

不覺已到四月十五，滿城百姓，熱鬧紛紛，做生意的，挨擠擠，不計其數。一到十六清晨，更加鬧熱，不拘大街小巷，多是擁擠不開，挨過一班，又是一班；南河四面迂迴船隻，是一隻傍一隻，一批挨一批；一直連環在河邊。單單那煙雨樓居正面，留出了花府裡一個水道。那煙雨樓四面珠紅曲折欄杆，五色珠燈懸空高掛，兩旁排列奇珍異寶，各官府先來在此伺候，等候花少爺用過早飯，帶領十五名家將；都是花妝豔服，兩位教師下了大船，另外一雙沙飛，跟隨著少爺船後，鳴金掌號，水道而行。四雙官船徐徐在後。

再說愛珠、柴素貞、田氏姐妹、沈月姑等五人，稟知父親，張金定告知兄嫂，十六清晨，人人坐轎而來；在於陸府相會。姐妹見了陸老夫人問安畢，然後姐妹相見；各丫環叩頭畢。陸老夫人笑問道：「眾位姑娘，今日龍舟，非比尋常的。為甚不請令尊堂齊來遊玩？」

諸姊妹應說：「只因家內欠人看視，所以不來。寄言問安。」

陸老夫人稱謝，又說道：「今日南河船隻，十分擁擠，你姐妹們若然要坐船觀看，須要小心些。」

眾位姊妹應道：「曉得。」

華愛珠便要請陸老夫人下船齊去。陸夫人道：「一則家內乏人；二則年老了不大高興；三則南河卻對我家後門窗，正好眼睛望觀。你們姐妹且登船去，早早回來，免得老身掛懷牽腸。」

眾姐妹應聲領教，各扶著梅香小使，在河埠下船而去。把船窗托起，觀看四面景致，往南河而進。且按下八美一邊，再說柳樹春那夜在張永林書房安歇，心中呆想八個美人，叫柳興先去睡，自己獨坐燈前，將近二鼓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移墨珠雖然沒了，如今卻有八位妻房，倒也罷了。我看那丹青描的八美圖，八人容貌，世間罕有。華太太相贈，她說待我鼈頭獨佔之時，討了封誥，回歸故里，來娶八位姑娘。不是吾誇大言，將來功名，在吾掌中。但是我柳濤，一妻一妾，也足夠了；再不然，三房四妾亦可，如今天賜我柳濤一夫八婦，柳濤！你一人如何消受許多妻房？」

柳興正在醒來扒癢，聽了此話，翻身起來說道：「大爺若一並吃不得，留下些柳興小男吃。」

樹春罵道：「狗才胡言，還不睡去？」

柳興道：「大爺，小男還有句話說：大爺如今有了八美圖，八美圖中美人，個個如花似玉的妖嬈，大爺你獨自一人消受，還有那個小桃姐，須當賞賜小男做了家婆。」

樹春笑道：「你這狗才，也在那裡想老婆麼？」

柳興道：「小男聽見大爺說了那話，也覺動心，不要說是人，就是飛禽走獸也曉風流的事，雌雄相配比翼成雙。」

樹春說：「狗才，你不用性急，待我與眾位小姐洞房花燭之日，將小桃賞你便了。」

柳興見說，大喜道：「多謝大爺！待小男扇一碗茶與大爺吃。」

樹春說：「不消了。」

柳興又說：「待小男與大爺捶捶背如何？」

樹春道：「也不要了，你自去睡去罷。大爺既然應允，決不哄你！」

柳興歡喜自去睡了。看官，因這柳興是個得寵書童，所以敢與主人言三語四，主人未睡，他便先自去睡。話休絮煩，樹春在燈前追想八位佳人，便取出圖展開細細觀看。一美旁邊，各寫一行小字，他細看一番。頭一個就是華愛珠，一雙俊眼，果然姣姿；如乎射定身軀，目不轉睛！看到二位柴素貞，一般美貌非常。

看到第三四位說道：「你們不用看我了！可曉得你令尊當面許了親事，我回家之日，就備禮物納聘，功名成就，那時迎娶你二人就是。鳳冠霞帔，做的夫人，待我再看看哪個是姊，哪個是妹？原來左首是田素月，右首是田素日，我在三山酒樓之上，會見過的。你們看迎會時節，倚在樓窗，兩眼秋波反盼視我；我那時口中有話不能傳言，幸你我有姻緣之分，多虧我姐夫為媒，但願你姐妹二人，同心和諧，休生妒意。」

再看五位，那是張金定，把丹青放下，長歎一聲，伸腰低聲說道：「聞你已對姻沈上卿，自古道一馬一鞍，一夫一婦，例所難違。既然終身許定，難道悔卻前緣，重再改嫁麼？華家岳母，算來主意尚欠三分明白！我柳濤雖然有財有勢，那是有夫之婦，豈可奪而妻之？只是可惜尊容與我無緣。」

重提銀燈，又向下邊一看，乃是陸翠娥，姿容卻也堪稱美貌，與五人彷彿相符。第七位是陸素娥，容貌略差不遠。又自言起來：「你二人雙眼看我，未知心內如何？是了，敢是你多情有意，要把終身相托？所以呆呆立著！這也容易，且自安心耐守，待我一舉成名之日，那時諧贈迎娶完婚未遲。待我再看看第八位，是什麼名字？原來是沈月姑，容貌真如月中仙子，故此稱為八美圖之尾。我想八美圖中，只差了張金定早已定親，若不然，八美完全盡歸著我一座快樂，豈不消受了？」

樹春燈下自言自語，早又是斗轉星移，三更時分了，即將八美圖捲起，收拾明白，寬衣要睡。只聽得柳興在牀上睡語喃喃叫喚：「我的小桃妹子，快些來！」

樹春聽見也覺好笑，這狗才也想著這盤棋，待我有日成就花燭，便把小桃賞你，只管放心。樹春一夜翻來覆去難得成眠。正是：清如野馬下長川，美色無端又著鞭；若要絲韉收得定，除非月裡遇嬋娟。再說十六清晨，樹春要與姐夫一同觀玩龍舟，張永林只為公事多端，不得空閒，已往衙門內去了。樹春主僕二人，只得到內堂見了姐姐，柳大娘吩咐說：「只因你姐夫為人最小心，恐怕水面之上，有甚疏虞莫測，所以不肯修船；你也休得見怪。如今若往岸上觀看龍舟，這些閒人，是無貴賤的，切不可自恃勇力！縱然有人相欺，也只得忍耐為是，不必與人較論。」

又向柳興說：「今朝街坊上，閒人擁擠，須要緊緊跟隨大相公，斷然不許爭了閒氣，早早回來，我才放心。」

二人答應曉得，柳大娘又取出二百銀錢與樹春道：「賢弟可將此錢拿去作零星費用。」

樹春說：「多謝姐姐費心，愚弟自有在此，免了。」

柳大娘道：「既如此，早早回來，免我掛心。」

天下婦人家最小心，叮了又叮，囑了又囑。樹春主僕二人方回至房中，換了衣巾，打扮清淨，一齊出門，往街坊而行。但見許多人眾，俱往放生橋而去，主僕二人跟上眾人，來至放生橋一看，只見那橋上圍住滿了，無一處可立的，柳興叫說：「大爺，再往別處去罷。可跟隨小的來。」

即向前喝路道：「大家眾位讓開來讓開來。」

那柳興的力大，東一攪西一攪，眾人立腳不祝也有跌倒爬不起來的，口裡亂罵：「何處狗才，如此恃強行勇？將人擁倒跌壞了！」

柳興大怒，應道：「看勝會不比在你娘房裡自在快活的。」

眾人聽見，皆指柳興，也有比手丟步的，柳興看見問道：「你們想是要打我麼？」

眾人皆怒說：「便打你這狗才，何怕之有？」

柳興登時大怒，把手伸出，左一拳，右一拳，打得這些人東倒西歪，頭青面腫。樹春扭頭望橋上眾人，個個磨拳擦掌，皆要來打柳興。樹春見勢不好，向前把手一拱道：「眾列位息怒，這是我家小使，一時無禮，多多得罪列位。看我面上，恕了他罷。」

內中幾個有眼力的，一看連忙放手，假做好人道：「這位相公，就是大鬧三山館打倒鐵門門的柳大爺。」

樹春應說：「小生正是柳樹春。」

眾人聽說大驚，即賠罪道：「冒犯虎威，幸勿見怪。」

又向身那邊說：「你們大家不要生事，柳大爺是天下聞名的，有事一筆勾了罷。」

樹春說：「叨光眾位了。」

眾人應聲：「豈敢。」

主僕二人下了放生橋，樹春說：「哪裡去看方好？」

又聽那閒人說：「今日龍舟，打從宣公橋下來，穿出放生橋，直至南河裡上面。」

又說：「鹽倉橋宣公橋都是看得著。」

柳興說：「大爺，你看前面一帶涼棚略寬些，我們到那裡等等看罷。」

樹春依言，二人同立於涼棚之下。少刻來了一雙大沙飛，周圍裝飾，如書上之圖一般，扯起花府旗號，花少爺斜倚在船紗窗觀看。後面跟著小沙飛一雙，上面立了兩個人，鳴金掌號，往放生橋而來。那小沙飛上面二人，就是大教師宋文采，二教師宋文賓。在船頭之上，東張西望。宋文賓遠遠看見樹春，正所謂冤家相遇分外眼明。因向文采說：「哥哥，那首站的這個戴武巾的小伙兒，就是日前大鬧三山館，將我打敗的柳樹春。」

宋文采定睛把樹春一看，笑道：「果然好一條漢子！」

宋文賓叫聲：「哥哥，我連日切恨在心，要報此仇。不期今日狹路相逢，正好下手。」

宋文采說：「賢弟，且慢性急，為兄有一計在此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過了放生橋。偶然見一雙渡船在那裡正中，文采心中生計，即高聲把手招那渡舟之人，叫說把舟渡過來。那撐渡的聽見呼叫，便將渡船撐來，問說：「不知大爺要渡船做什麼？」

文采道：「俺抬舉你一個買賣，那首涼棚之下，有一個戴武巾的身穿箭竿式衣，年約二十歲小俊生，俺命你把船前去渡此人，只說道：「柳大爺，你有個相好朋友在著南河上面觀看，故此叫我來渡你到煙雨樓上，同觀勝景。」

若渡得來，賞你一錠銀子。我在那煙雨樓西停泊等你。」

且說樹春在涼棚下，看那龍船，果然一雙勝過一雙，裝飾奇巧，鑼鼓鳴動不絕。柳興道：「大爺，這裡還不算好看，到南河裡打起標來，鬧的一發好看的。」

樹春道：「哪裡尋一雙渡船，到南河裡去看一回，也是人生快樂。」

柳興說：「大爺且在此等片時，或者有渡船過去，亦未可知。」

少停二十四雙龍船一齊過去，那些閒人紛紛而散，到別處閒玩而去。單單剩下樹春主僕二人，忽見一葉扁舟，在水面上望著涼棚撐來，那舟上的人高叫道：「那涼棚下立的可是柳大爺麼？」